

R 人生百味  
enshengbaiwei

# 接受不再年轻

□胡荣华

骑着共享单车过路口，红灯亮了，迅速脚撑地面停住。路边走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张口问：“阿姨，请问某某大厦怎么走？”我给他指完路，却暂时没有从“阿姨”二字的沉重感中走出来。

人过四十，常常会因为年龄增长而产生恐慌感，女人尤甚。有时照镜子，发现眼角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些小细纹，几片黄褐斑从脸上隐隐泛出，头发的隐秘角落竟然还钻出了几根白头发。上美容院，年轻漂亮的护士小姐姐会在一旁嘴不停歇地好言相劝，一堆诸如除皱针、水光针、瘦脸针之类的新名词不断诱惑着耳膜。站

到电子秤上，刻意迈开腿、管住嘴后收效仍不明显的减重，让人每每感慨代谢速度怎么变得这么慢。特别是看到大街上二十岁左右的姑娘，打扮时髦地从眼前经过，便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自己的美好青春时代，偶尔还会略含醋意地发出感叹：“年轻就是好啊！”

梁实秋说：“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，不许别人问的。”其实，女人忌讳谈及的并不是年龄，而是年龄带来的改变。外貌的改变是显性的改变，憔悴苍老的容颜让我们缺乏自信，谁不是更喜欢含苞欲放或盛开绚丽的花朵呢？而社会的眼光却是隐

性的改变，“男人四十一枝花，女人四十豆腐渣”的偏见早已中伤女性多年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肩上日渐沉重的担子，父母养老的压力、儿女入学就业的压力、职场竞争的压力……凡此种种，让四十开外的女人不仅不敢输，还感觉心好累。内外夹击中，我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，甚至连带着误认为周围的世界都是充满敌意的，所以一听到别人口中“阿姨”“大妈”等称谓，心里便会产生一点波澜。

张爱玲说过一句很解气的话：“你年轻吗？不要紧，过两年就老了！”此话虽稍显刻薄，却道出了一个真相，那就是谁都曾经年轻过，谁都会步入中年、步入老年，

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。一旦认识到这个真相，女人在年龄这件事上就会释然许多吧。如果年轻是一种资本，那年长又何尝不是呢？所以杜拉斯小说中的那句话被许多读者记住：“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”被岁月刀刻斧雕的沧桑面容下，藏着流逝时光沉淀下来的丰富阅历和成熟魅力，它是女性到了一定年龄才能拥有的精华素。

没人会在容貌上永远年轻，但有人永远在精神上年轻。上世纪40年代，丁玲曾写下《三八节有感》一文，从女性的视角对女性提出建议，那就是“使自己愉快，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，才有活力，才觉得生命饱满”。愉快地做有意义的事情，不要让生命流逝和荒废，不失为女性永葆青春的良法。另外就是永远对岁月保持一颗感恩之心，正如六十多岁的张艾嘉所说：“我还挺满意，自己到了这样一个年纪，还可以继续工作。”也许学会了接受不再年轻，才会不惧未来，永远年轻。



看谢孔宾的书法，每一次都是他酣畅淋漓的抒情，正如郭沫若所言：观其笔走龙蛇之势，给你以力量；玩其恬淡静穆之笔，给你以温馨和闲适。这时你感觉到的不再是沙漠的寥落与凄凉，而是生命力勃然跃动的瑰奇与壮丽。呵，这不就是文学家们所说的神奇艺术魅力的召唤吗？这不就是生命的燃烧所幻化出来的一幅烟岚氤氲的画图吗？

其实，谢孔宾的交友，不只文人雅士，还有一个农民朋友，也是他的书法知音。这个朋友曾写下对谢孔宾的印象：

谢公携墨宝光临寒舍，恰值酒醉酣睡。深夜醒来，客去久矣，意甚惶惶，追悔莫及。遂敬张其书作于壁间，大小灯盏齐亮，欣欣然赏读之。但觉字宇珠玑，光彩照人，力透纸背，秀慧其中，其意深深，其情殷殷，动我肺腑，思绪缤纷。我本粗俗，一身乡土，偏生癖好，敬慕风流。谢公书家，有幸相识，承蒙不弃，受益至深。教授、农民，天地之分，十年交往，相为知音。谢公半生坎坷，多遭不幸，节节磨砺，独成一风。其心坦荡，我行我素，人品高洁，不染尘俗。对享受淡如清水，于世风浑然无知。置名利于身外，任其自然；视艺业如生命，苦求其功。书成一格，仍穷古今，上下求索；霜染两鬓，却如学子，更更夜夜。若有天知，当助其远避坎坷；如人心平，应早已名贯内外。睹书思人，如涛拍岸，煎煎滚滚，彻夜忘眠，心血鼓

#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□耿立编著



荡，直想击节而歌，思潮涌涌，不吐不快。愚心难平，恨我笔拙，难表由衷，勉成陋句，聊记不眠之夜。

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嘤嘤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《诗经·伐木》，是赞颂友情的诗。杜甫写“春山无伴独相求，伐木丁丁山更幽”；王安石作“生刍一束他年阙，伐木相求此地新”；文天祥作《梅》“古人重伐木，惟恐变颜色”；唐寅为“但恨今人不如古，高歌伐木矢沧浪”等。

“伐木”等于“朋友，我需要你！”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！

## 第十七章 谢体书法

谢公书学古人不遗余力，探本求源，“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万剑而后识器”，他转益多师，不拘一格，通会之际，泯具象之纷繁，摄万物之元精，一应融汇笔端。观其书作，亦不固成法，笔

阵浑穆，奇崛激荡，气苍韵永，雅逸相间。尤以行草书为最，其格调淳朴，任情恣意，大胆突破，遂自成家数。

——张业法

谢先生是一位典型的鲁西南汉子、文人书法家，十分之正气，他自幼贫寒的生活，酿就了他的勤奋、好学，母亲的剪纸手艺影响了他学习美学和书法的毕生爱好，使他走向成功，夺得了时代成功之桂冠，为传承书法艺术，培养艺术人才，形成了自我书风，可谓界内当代之大家。

——李荣海

学书法的人要写出“个性”，还是很容易。但要临碑习帖，把点画写到位，写出与碑帖的“共性”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随便写一幅字很容易，能像谢先生那样把点画打磨得那样到位、结体，章法那样合理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

——刘守安

谢先生的书法有强烈的阳

刚之美，作品奔放劲健。从气势上看磅礴雄壮、行神如空、行气如虹。从境界上看雄浑开阔，显示出涵盖万物豁达的胸襟气度。在色彩上看，则表现明快强烈，笔酣墨饱，斑斓夺目，观看谢先生的书法，就会想起颜真卿的正书、张旭和怀素的草书，气宇轩昂，神完气足、笔势顿挫激越，如流水行云，显示出刚正雄壮，深厚遒劲之美，饱含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，给人以高亢、昂扬、热烈、奋进之感受。

——王宗普

在菏泽学院植物园，有一碑廊，那里刻有15米长的谢孔宾书苏东坡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这是谢孔宾的书法代表作，是行草。

而刻石的石匠，号称铁笔，来自鲁西南的嘉祥。嘉祥的汉画像石，鲁迅收藏多多，20世纪30年代，鲁迅曾对许寿裳说过：“汉画像的图案，美妙无伦，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。即使是一鳞

J 精粹短文  
jingcuiduanwen

# 亲近与疏远

□徐徐



再亲近的人，都有可能疏远，但疏远了的人，却难以再亲近。

由一件或多件事情引发的误解、矛盾和怨恨，以及彼此间的不满，是人与人由亲近变疏远的主要原因，它常见于亲人、朋友、同事之间。程度最深的，便是反目成仇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最让人难过的疏远莫过于父子之间。父亲缺位于孩子的成长，过于苛求，孩子不理解父亲的用心，过于反叛，彼此间缺少沟通，或沟通不畅，是导致父子关系变得疏远的重要原因。没有不爱孩子的父亲，也没有不爱父亲的孩子。尤其是在孩子小的时候，父亲牵着孩子，孩子黏着父亲，多么亲近呀。可即便如此，依然阻挡不了一些父子，由最初的亲近走向最终的疏远。

我外婆在世时常说，人与人之间要常走动呀，多交心，越走越亲，越交越近，反之就疏远了。她说得对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

一爪，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，说日本的图案，如何了不得，了不得。而不知其渊源出于我国的汉画呢！”

这铁笔刻谢孔宾的书法，有汉代的雄奇，刀法淋漓，真如关西大汉，铜琵琶，铁卓板，唱“大江东去”。这处碑廊，成为远近书法爱好者来留影、拓片的地方，也是菏泽学院的一处文化景观。

在北京三座门，我曾见过谢孔宾书写苏东坡的这首词的20米长卷，光用墨就有10斤，那如椽巨笔，在谢孔宾手下，如兵器在手，惊天动地，雄浑刚健。真如公孙大娘的剑器：

昔有佳人公孙氏，  
一舞剑器动四方。  
观者如山色沮丧，  
天地为之久低昂。  
㸌如羿射九日落，  
矫如群帝骖龙翔。  
来如雷霆收震怒，  
罢如江海凝清光。

谢孔宾进入创作状态，是一种迷狂，是情绪的亢奋，有记者曾写过谢孔宾谈论书法：

“我是情绪型的。”先生说，“遇到知己或谈得拢的朋友便忘乎所以了。”谈了近一个半小时，先生仍然兴致盎然，丝毫没有对我们小字辈的淡漠。不知是我们的疏忽，还是由于他的宏论书道、谈笑风生，让我们听得入神，我们竟然没有留意先生一直在站着。当我们意识到此点而道歉时，先生说：“我是经常站着的……”